

江南三部曲之一

人面桃花

格非◇著

咫尺桃花事悠悠，
风生帐底一片愁；
新月不知心里事，
偏送幽容到床头。

江南三部曲之一

人面桃花

格非◇著

弁 言

1994年,我开始有了创作三部曲的打算,随后立即着手收集资料,撰写创作大纲,并随时将自己的零星思考记录下来备用。其后因工作调动,杂事丛集,心绪也渐渐变得纷乱而颓唐,写作小说的念头也就日渐淡薄了。到《人面桃花》正式动笔,已经是2003年的初春了。所谓的“十年磨一剑”,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说法罢了。2007年,《山河入梦》出版之后,我已经对三部曲的构架和写作的旷日持久感到了厌烦,甚至对于要不要再写第三部,也颇费踌躇。所以,《春尽江南》的写作动力之一,恰恰是来自终于可以卸下一件沉重负担的期盼。现在,三部曲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算出齐了。曹元勇先生建议我跟读者说一说此书写作的缘起,但三部曲的写作耗时既久(前后竟长达十七年),加之构思屡经改易,抚存感往,据今追远,所谓的创作初衷也如泥牛入海,变得很不真确了。

台湾在出版前两部作品时,曾冠以“乌托邦三部曲”的名目。“乌托邦”这个概念,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间,其含义经过多重商业演化,已经变成了对它自身的讽刺,当然不宜再用。网络上也有读者给它取了不少名字,比如“桃源”、“寻找桃花源”、“花家舍”等等。如果一定要给这三部书一个统一的名称,我个人倾向于将它称为“江南三部曲”。书中的人物和故事都取材于江南腹地,同时,对我

而言，“江南”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，也是一个历史和文化概念。另外，我全部的童年生活，都在长江南岸的一个小村庄里度过。它是我记忆的枢纽和栖息地。记得小时候跟着母亲过江北上，去外婆家过年，外婆家的茅屋前、竹林边总有江北人驻足遥望并奔走相告：江南来人了！语调中的那份喜悦和清新，至今让我魂牵梦绕。

《人面桃花》刚一出版，就有读者和朋友指出了书中的不少脱漏和舛误，《山河入梦》的情况也相仿佛。这两本书在大陆和台湾虽有诸多版本行世，但书中的错漏一仍其旧。《人面桃花》在英、法、德、韩等多种语文的翻译过程中，仅法译本（伽里玛出版社今年4月将于巴黎出版）作了文字上的修订。在《春尽江南》出版五个月之后，上海文艺出版社计划将三部曲重新编辑，成套出版，我也终于有机会来订正三部作品中的文字错误，并对部分文句进行了调整和修改。在此，我谨向多年来所有关心此书写作的读者和朋友们，致以诚挚的谢意。

格 非

2012年1月

目 录

第一章 六指

1

第二章 花家舍

87

第三章 小东西

173

第四章 禁语

269

第一章

六指

1

父亲从楼上下来了。

他手里提着一只白藤箱，胳膊上挂着枣木手杖，顺着阁楼的石阶，一步步走到院中。正是麦收时分，庭院闲寂。寒食时插在门上的杨柳和松枝，已经被太阳晒得干瘪。石山边的一簇西府海棠，也已花败叶茂，落地的残花久未洒扫，被风吹得满地都是。

秀米手里捏着一条衬裤，本想偷偷拿到后院来晒，一时撞见父亲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她已经是第二次看见衬裤上的血迹了，一个人伏在井边搓洗了半天。几只蜜蜂嗡嗡闹着，在她身前身后飞来飞去。蜜蜂的叫声使她的担忧增加了。她觉得肚子疼痛难挨，似有铅砣下坠，坐在马桶上，却又拉不出来。她褪下裤子，偷偷地用镜子照一照流血的地方，却立刻羞得涨红了脸，胸口怦怦直跳。她胡乱地往里塞了一个棉花球，然后拉起裤子，扑倒在母亲床上，抱着一只绣花枕头喃喃道：要死要死，我大概是要死了。她的母亲去了梅城舅姥姥家，卧房空无一人。

现在的问题是，父亲下楼来了。

这个疯子平时很少下楼。只是到了每年的正月初一，母亲让宝琛将他背到楼下厅堂的太师椅上，接受全家的贺拜。秀米觉得他原

本就是一个活僵尸。口眼歪斜，流涎不断，连咳嗽一声都要喘息半天。可是，今天，这个疯子，竟然腿脚麻利、神气活现地自己下楼来了，还拎着一只笨重的藤条箱。他站在海棠树下，不慌不忙地从袖子里掏出手绢来擦鼻涕。难道说他的疯病一夜之间全好了不成？

秀米看见他带着箱子，似乎要出远门的样子，无意间又瞥见手中衬裤上棕褐色的血痕，一时心慌意乱，便冲着前院大叫起来：宝琛，宝琛！歪头宝琛……她在叫家里的账房，可惜无人应答。地上的花瓣、尘灰，午后慵倦的太阳不理她；海棠、梨树、墙壁上的青苔，蝴蝶和蜜蜂，门外绿得发青的杨柳细丝、摇曳着树枝的穿堂风都不理她。

“你叫唤什么？！不要叫。”父亲道。

他缓缓转过身来，把那脏兮兮的手绢塞入袖内，眯缝着眼睛瞅着她，目光中含着些许责备。他的嗓音像被砂纸打磨过的一样，低沉而暗哑。她还是第一次听见他和自己说话。由于终年不见阳光，他的脸像木炭一般焦黑，头发如飘动的玉米穗，泛出褐黄。

“你要出门吗？”秀米见宝琛不在，只得稳了稳心，壮起胆子来问了他一句。

“是啊。”父亲说。

“要去哪里？”

父亲嘿嘿笑了两声，抬头看了看天，半晌才道：“说实话，这会儿我也还不知道呢。”

“你要去的地方远吗？”

“很远。”他脸色灰灰地支吾了一声，一动不动地看着她。

“宝琛，宝琛，歪头宝琛，死狗宝琛……”

父亲不再理会她的叫声。他缓缓走到秀米的跟前，抬起一只手，大概是想摸摸她的脸。可秀米尖叫了一声，从他的手底下逃开了。她跳过竹篱，站在菜园里，歪着头远远地看着他，那条衬裤在手里绞

来绞去。父亲摇摇头，笑了一下。他的笑容像灰烬，又像石蜡。

就这样，她看着父亲提着箱子，佝偻着背，不紧不慢地出了腰门。她的脑子里乱七八糟的。心头怦怦乱跳。不过，父亲很快又趔了回来。水獭似的脑袋从门外探进来，似笑非笑，一脸害羞的样子，眼睛东瞅西看。

“我要一把伞。”他小声说，“普济马上就要下雨了。”

这是父亲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，当时她并不知道。秀米抬头看了看天，没有一朵云，蓝幽幽的，又高又远。

父亲从鸡窝边找到了一把油布伞，撑开来。伞面已让蛀虫吃得千疮百孔，伞骨毕露，再合上，抖一抖，就只剩下伞骨了。他犹豫了一会儿，将破伞小心翼翼地支在墙边，提起箱子，倒退着走了出去，就像是担心惊扰了什么人似的，轻轻地带上门。两扇门都合上了。

秀米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，将裤子搭在篱笆上，赶紧绕过花廊，到前院去叫人。宝琛不在，喜鹊和翠莲也不在。这疯子真的会挑日子，就像是和一家老小商量过的一样，堂前、厢房、柴屋、灶膛，就连马桶帘子的后面也找遍了，就是寻不出半个人影来。秀米只得穿过天井，来到大门外，四下一望，已不见了父亲的踪迹。

她看见隔壁的花二娘正在门前的竹匾里晒芝麻，就问她有没有看见父亲，花二娘说不曾看见。秀米问她有没有看见喜鹊和翠莲，花二娘又说未曾看见。最后她问起宝琛来，花二娘就笑了：“你又不曾让我看住他，我哪里知道。”

秀米正要走，花二娘又叫住她道：“你家老爷不是锁在阁楼里了吗，如何出得了门？”秀米说：“我也不知他如何能出来，嗨，反正走了就是了。我是看着他从腰门出去的。”花二娘也有点急了，“那要赶紧央人去找。他这样昏头昏脑的人，要是一脚踩到茅坑里淹死了，也是白白地送了性命。”

两人正说着话，秀米看见翠莲拎着满满一篮子金针，从村东过来。秀米就赶过去迎她。翠莲一听说这事，倒也不显得心慌，兀自说道：“你说他拎着箱子，这会儿也走不远，我们赶紧去渡口截他。让他过了河，要找他可就难了。”说完，她搁下篮子，拉起秀米的手，两人就朝津渡跑去。

翠莲是一双小脚，跑起来浑身乱抖，胸前波涛汹涌。铁匠铺的王七蛋、王八蛋兄弟只看得两眼发直，嘴都合不拢了。在路上遇见两个割麦的人，问起来都说没有看见陆老爷打这经过。两人又往回跑，跑到村头的池塘边上，翠莲两腿一歪，就坐在了地上，脱下绣花鞋来揉她的脚，又把绿袄的襟扣解开，呼哧呼哧地喘气：“我们这么疯跑，也不是办法，你爹既不走渡口，也只有村后一条路了。还是赶紧告诉歪头要紧。”

“只是不知他跑哪里去了。”秀米说。

“我知道，”翠莲说，“十有八九，是在孟婆婆家看牌，你来拉我起来。”

翠莲穿上鞋，掖了绿袄，秀米搀她起身，两人就朝村中的一棵大杏树跌跌撞撞而去。翠莲这才想起来问，老爷何时下的楼？说了哪些话？喜鹊怎么也不在家？为何不拖住他？颠来倒去地问了半天，忽然又生起气来，“我说阁楼门上的锁开不得，你娘偏要让他到亭子里晒什么太阳，这下倒好。”

孟婆婆在杏树下摇棉花，纺车转快了，棉线就要断。嘴里骂骂咧咧，在跟自个儿生气。翠莲道：“婆婆歇一歇，我问你一句话，我们家宝琛来没来婆婆家打牌？”

“来了，怎么没来？”孟婆婆嘀嘀咕咕地说，“刚从我这赢了二十吊钱走的。他手里紧了，就到我这里抠我两文棺材钱，赢了就走，再找他打一圈也是不能，临走还吃我两块大柿饼。”

她这一说，翠莲就笑了起来：“婆婆往后再不要与他打牌就是。”

“我不和他打，和谁打？”孟婆婆道，“普济这地方就这么几个老搭子，缺了谁都凑不满一桌子。也怪我手气背，纺棉花也断线。”

“婆婆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”

“我看着他拿着我两块柿饼，一路走一路吃，喜滋滋地往村后去了。”

“是不是去了孙姑娘家？”翠莲问道。

老婆子笑而不答，翠莲拉着秀米正要走，孟婆婆又在身后道：“我可没说他在孙姑娘家。”说完仍是笑。

孙姑娘家在村后的桑园边上，独门独户的小院。院外一块水塘，塘的四周挂下一绺绺野蔷薇或金银花，院门紧闭，寂然无声。门口坐着一个驼背老头，头发全白了，正在那儿歪靠在墙上晒太阳。看见两人从水塘那边绕过来，老头就警觉地站起身来，老鼠似的小眼睛骨碌碌乱转。翠莲对秀米说：“你在塘边站着不要动，待我去把宝琛喊出来。”说完就踮着小脚快步过去。老头一看翠莲气势汹汹，张开双手就来拦她，口里叫道：

“大嘴，你要找哪一个？”

翠莲也不理他，推开门就往里闯。老头一下没拦住她，就伸手死死拽住她衣襟不放。翠莲转过身来，立刻把脸放了下来，大眼一睁，朝他脚前啐了一口：“老不死的，你敢再碰我一下，我就即刻把你摁到塘里呛死！”老头又气又急，脸上却憋出一堆笑来，压低了声音说：“姑娘说话小点声。”

“怕什么？你这小院这样静僻，你家那个小娘子在床上就是地动山摇，也没人听见。”翠莲冷冷笑了一声，越发大喊大叫起来。

“俗话说，骂了丁香，丑了姑娘，”老头道，“你不怕污了人的耳朵，

难道就不怕脏了你的嘴？”

“放你娘的臭屁！”翠莲骂道，“你要是再不松手，我一把火把你这窑子烧个精光。”老头撒了手，气得直跺脚。

翠莲正要往门里走，里面厢房的门开了，跌跌滚滚跑出一个人来。正是歪头宝琛。他来到院门前，头依旧歪向一边，一边胡乱系着扣子，一边嘿嘿地笑着：

“大嘴，大嘴你说，这天儿……到底会不会下雨？”

还果然下起了雨。大雨一直从傍晚下到半夜。天井的积水高过花坛，眼看就要漫到回廊里来了。母亲已经从梅城回来了，她斜靠在厅堂的太师椅上，望着门外的雨帘子不住地叹气。翠莲也是哈欠连天，手里扯着一络麻线，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。喜鹊挨着母亲坐着；母亲叹气她也叹气，母亲咂嘴，她也跟着咂嘴。她们都不说话。窗户被风吹得嘭嘭直响，屋顶沙沙的雨声已经连成了一片。

“你好好的，去摘什么金针。”母亲对翠莲说。这话她已经说过不少遍了，见翠莲不搭话，又对喜鹊说：“你也是个没耳朵的人，我叫你等新麦收上来再去磨面，你偏要急吼吼地往磨房跑。”最后她又看了看秀米，冷冷说道：“你爹虽说是疯了，可毕竟是你爹，你要是死拖活拽把他拦住，他也不见得会在你手上咬一口。”最后，她又骂起死狗宝琛来，翻来覆去还是那几句话。等到她骂够了，就问喜鹊道：“那歪头这一整天到底跑哪儿去了？”喜鹊只是摇头。翠莲也推说不知道。秀米见翠莲不说，也不吱声。她的两个眼皮直打架，连雨声听上去也不那么真切了。

到了后半夜，宝琛才回来。他提着马灯，高挽着裤腿，垂头丧气地来到厅堂中。他已带人把方圆十几里的地面都搜了个遍，一直追到山脚下关帝庙，问过的人没有一千也有五百，还是没有得着半点儿

消息。

“他难道是上了天不成？”母亲叫道，“他一个疯子，又拎着箱子，这会儿工夫能走到哪里去？”宝琛站在那儿，一声不吭，身上不住地往下滴水。

2

父亲是如何发的疯？这宗疑案多年来一直沉沉地压在秀米的心头。有一天，她向私塾先生丁树则问起这件事，老头儿把脸一沉，冷笑了两声，说道：“回家问你娘去。”秀米又回来问母亲。她的母亲当即把筷子往桌上一拍，拍得桌上的四只碗同时跳了起来。在她的记忆中，四只碗同时跳离了桌面，也许就是父亲发疯的真正原因。她又去缠翠莲。翠莲蛮有把握地说：“不为别的，都是韩昌黎的那张狗屁《桃源图》惹出来的事。”秀米问她谁是韩昌黎，翠莲说，就是当年大败金兀术的那个人。他老婆梁红玉，是名满天下的大美人。后来，秀米读过韩愈的《进学解》，知道韩昌黎不是韩世忠，他的老婆也不是梁红玉，翠莲的解释不攻自破。她又去问喜鹊，喜鹊的回答是：“就这么疯了呗。”

在她看来，一个人发疯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，而且人人都有发疯的一天。

最后，她只得从宝琛的嘴里套话。

宝琛从十二岁时就跟在父亲左右，父亲因“盐课”一案受到株连，在扬州府学任上罢官回籍，他是唯一跟随父亲南迁的随从。据宝琛说，的确曾有过一张《桃源图》。那是丁树则在父亲五十寿辰时送给老爷的礼物。父亲罢官来到普济的头几年，两人诗词酬唱，酒食征

逐，颇有相见恨晚之意，那张宝图据说是韩昌黎的真迹，原是丁家藏书楼的镇楼之宝。二十多年前，丁家藏书楼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，这张宝图却奇迹般地存留下来。〔《桃源图》：传说为唐代韩愈所绘。普济丁氏代代相传，后又几易其手。1957年8月，经北京市和江苏省文物局组成的专家小组鉴定，被证明是伪迹。现藏于普庆市博物馆。〕此图既为金匱之藏、名山之业，又是烬余所有，丁树则却能慷慨相赠，可见两人关系实在非同一般。

直到有一天，宝琛拎着一壶开水上楼泡茶，在楼下就听得一片噼啪啪的声音。上去一看，原来是两个人打架。丁先生打老爷一巴掌，老爷回他一耳光，两人不说话，站在那儿死打。宝琛也看得发了呆，竟一时忘了劝架。直到丁树则连血带痰吐出一颗门牙来，老爷这才住了手。那丁树则呜呜地叫着，捂着脸跑下楼去，不一会儿就派他的门生送来一封绝交书。老爷在油灯下展开来书，一连看了七八遍，嘴里啧啧称奇，道：好字好字。他的腮帮子也肿得老高，说起话来，嘴里像是衔着一枚鸡蛋。两人因何故交恶，宝琛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只是叹道：天底下的读书人，原本就是一群疯子。

这是宝琛的解释。

先生丁树则的解释是：父亲在写给丁树则的一首诗中，借用李商隐《无题》诗典故，错把“金蟾啮锁烧香入”一句中的“金蟾”写成了“金蝉”。

“这显然纯属笔误。你父亲做学问是半瓶子醋，但李义山的诗，他还是熟的，不至于当真闹出这么大的笑话。我好心给他指出来，决无半点讥讽之意。谁知他一下就恼了，当场嚷着要与我查书核对。明知自己错了，还要强词夺理，一副盛气凌人的老爷架子。他既罢了官，就不是什么老爷了。他中过进士，我不曾中得；他做过州官，我不曾做过，但好端端的一只癞蛤蟆，也不能因为认得你进士、府学教授，

就变出一只知了来。他听我这么说，站起来就给了我一个耳光，牙也给他打落了一颗。”几年后，丁树则说起这件事依然恨气难消，他还张开嘴来，露出粉红色的牙床，让学生查验。因此，秀米有时又觉得，父亲发疯的缘由就是丁先生那颗被打落的门牙。

不管怎么说，反正父亲是疯掉了。

父亲自从得了韩昌黎的那幅宝图之后，将它藏在阁楼之上，视若珍宝，不肯轻易示人。丁树则和父亲闹翻后，曾叫家人屡来索取，父亲只说，“若他本人来取，我自当面奉还。”这丁树则与老爷反目之后，想起那张宝图，心中不免隐隐作痛。不过，既是赠人之物，若要他自己上门强硬索取，还是放不下那张老脸。宝琛说，父亲是看着那张图发疯的。

翠莲每天早晨待父亲起床后，都要去替他铺床叠被。有一次，她看见父亲的床铺整整齐齐，人却伏在书桌上睡着了。桌上擦满了书。那张图上圈圈点点，落满了灯灰。翠莲将他推醒，问他为何不到床上去睡？父亲也不答话，他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，转过身来，直勾勾地盯着她看。翠莲见他目光清虚，神态怪异，就拢了拢耳畔的头发，问道：“这么些年，老爷还没有看厌么？”

父亲仍是一动不动地看着她。半晌才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翠莲，你看我，像不像个乌龟？”

翠莲听他这么说，就撇了父亲，连滚带爬地冲下楼来，将父亲的话原原本本地说给母亲听。母亲当时正为着宝琛瞒着她去梅城逛窑子的事而生气，也就没顾上理她。谁知当天晚上，一家人正在厅上准备吃饭，父亲忽然推门进来了。这是他两个多月中第一次下楼。不过，他身上什么衣裳也没穿。看着他赤身裸体的样子，厅堂里所有的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时都惊呆了。不过，父亲依然蹑手蹑脚地走到了喜鹊的背后，突然伸手蒙住了她的眼睛，问她：

“猜猜看，我是谁？”

喜鹊吓得一缩脖子，抓着筷子的那只手在空中乱挥了一通，怯怯答道：“是老爷。”

父亲像个孩子似的笑了笑，说：“你猜对了。”

母亲吓得一口饭含在嘴里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那一年，秀米十二岁。直到现在，她还记得父亲寂然一笑，满脸成灰的样子。

母亲似乎不相信父亲会突然发疯。至少，她对父亲的痊愈还抱着很大的指望。开头的几个月，她并不着急。先是请来了郎中唐六师，给他猛灌汤药，遍体扎针。秀米记得父亲只穿着一条短裤衩，被宝琛绑在藤椅上，身上缀满了金针，杀猪般地吼叫。随后是和尚作法，道士驱鬼。再往后，阴阳先生和瞎眼神巫也跟着来了，把那麻衣相法、六壬神课、奇门遁甲全都试了个遍，就差把他的骨头拆下来放在锅里煮了。从初春折腾到夏末，父亲倒是安静下来了，人却一圈圈地胖起来，走起路来，一身的肥肉晃来晃去，连眼睛都被挤成一条缝了。

这年夏天，父亲在花园里散步，走得累了，往石桌上轻轻一靠，桌子就翻了。宝琛从村里叫来了几个壮汉，打算把桌子扶正，几个人唱着号子舞弄了半天，那桌子还是纹丝不动。父亲只要一高兴，就爱打人玩。他一巴掌能把宝琛打得原地转上个四五圈。有一天，他不知从哪里拿来了一把长柄大弯刀，在园子里兀自砍起树来。母亲领着家人赶过去时，只见那把弯刀上下翻飞，寒光闪闪，所到之处，树木花草望锋而倒。他已经砍倒了一片紫藤，一棵石榴，三株苍柏，两竿虬龙爪，母亲让宝琛上前阻拦。那宝琛鹿伏鹤行，猿臂轻舒，围着父亲走出了一连串漂亮的八卦步，就是近不了身。这件事促使母亲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她让村里铁匠铺的王七蛋、王八蛋兄弟连夜打造铁链铜锁，她要把父亲像牲口一样地拴起来。她来到土地庙，把自己